

理在七月十一日國會答詢中，已明白表示反對，故雙方對「和平統一」構想，尚有一段極大距離。

綜合以上分析，判斷南北韓和平統一問題，似非短期內所能解決。

註(一)：依照朝鮮勞動黨黨章規定，黨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如因故無法召集時，得召開「黨代表者會議」。該黨成立迄今，曾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及一九六六年十月先後召開兩次。

註(二)：見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朝鮮統一新聞」。

註(三)：李成哲係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漢城，六月一日回返平壤。

註(四)：李厚洛與金英柱有關「漢城與平壤直通常設電話協議書」，其全文如下：

○設置直通電話之目的：爲了自主的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及直接、迅速、正確處理其他問題與因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對峙問題，在漢城與平壤間設置直通電話。

○直通電話設置場所：直通電話在漢城設在李厚洛中央情報部長辦公室，在平壤設在金英柱組織指導部長辦公室。

○使用時間：直通電話除星期例假外，每日九時至十二時及十六

時至二十時爲使用時間。但雙方認爲必要時，不受以上時、日之限制，可於事前約定之時、日使用之。

○通話者：直通電話，在漢城由李厚洛中央情報部長指定之三人與平壤由金英柱組織指導部長指定之三人間爲通話者。

○試驗通話：爲確證直通電話有無異常，在以上第三項指定之日期上午十時試驗通話一次。

○故障修理：直通電話發生異常時，透過板門店常設聯絡事務所相互通知，雙方各自負責本身管轄地區內之修理工作。板門店共同警備區域內之故障，由雙方共同修理之。

○秘密保證：雙方嚴格遵守通話內容之秘密。

○修正或補充：本協議書內容如有修正或補充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後行之。

○有效期間：本協議書經相互簽署交換後生效，在雙方同意廢止前，繼續有效。

註(五)：見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韓國「東亞日報」。

## 從寮國和談瞻望越局

羅石圃

寮戰是越戰的序幕，寮國是北越揮軍侵入越南的通道與作戰後方。一般認爲寮越是兩個戰場，河內則視此兩戰場同屬一體。當此越南戰場砍殺得難解難分，巴黎公開與秘密雙線談判均毫無分曉的時候，寮國戰場到八月中旬為止，是一片沉寂，永珍與寮共又在密鑼緊鼓地進行停火和談。此次談判對越南戰局影響如何？與巴黎和談將發生什麼作用？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 一 寮共和談五原則及其來由

寮國，是人口不足三百萬，面積僅九萬多平方哩，全境多山而沒有海口的國家。它是以戰爭而著名，自一九六一年寮共兩營殘餘武裝竄出永珍，在

中越共聯合支援下展開叛亂，從此兵連禍結，烽火年年。最初是寮共策動了皇家傘兵部隊叛變，打着中立派的旗號而與寮共並肩對右派作戰，至一九六二年，由於美俄聯合重開日內瓦會議，以成立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而結束戰爭。但左中兩派又反目成仇，互相砍殺，以致中立部隊及其分配的防區

多被寮共所蠶食。共黨既早已退出了聯合政府，北越武裝更公然挾同寮共部隊向寮國略地攻城。

自越戰爆發以來，寮國的戰局已隨之而逐漸升級，迫使死守日內瓦協定的中立派領袖溥瑪國務總理，亦不得不要求美方以空軍協防。多年以來，寮國的戰局幾乎是有規律的循環，每逢旱季開始，北越即揮軍入寮挾同寮共展開攻勢，政府軍在北越的大軍壓迫下，祇有節節退守；到雨季來臨，北越入寮部隊因補給困難，照例要撤回一部份，永珍皇家部隊即乘勢反攻，又將若干重要地區收復，但對胡志明小徑附近的戰略據點，北越雖在雨季亦仍以重兵固守。至雨季過後，北越部隊又乘寮國新穀登場時捲土重來，永珍部隊亦必節節退守，惟在寮北對猛綏寮南對阿督坡即到此止步，因為永珍軍對此南北兩大戰略要地既有重兵防守，而美國空軍亦必對其外圍戰事儘力支援。

一九七〇年一月開始，北越侵寮戰事打破了慣例，其出動的兵力較往常幾增加了一倍，在武器裝備上且開始出動坦克與使用火箭及長程大砲進攻，於攻佔川壩後，直下瓦瓶平原，沿十九號公路圍攻一向視為雷池的猛綏，冒着美寮空軍炸彈如雨及永珍地面部隊的浴血苦守，不惜重大傷亡，終於攻佔了猛綏，更分兵南下，一面包圍皇都鑾巴拉邦；一面進迫永珍，一鼓攻佔了位於兩都之間且為中立軍總部所在地的旺永，使皇都與永珍祇有從空中交通，同時寮南的阿督坡亦被攻陷。席捲全寮的形勢雖已造成，但永珍軍民則安堵不驚，由於大家了解北越侵略戰爭的目的並不在吞併寮國，乃在迫使永珍政府以美軍停止轟炸胡志明小徑換取共軍停火和談，俾增加對越南戰場的補給。

果然於是年三月六日，河內電台發表了以寮共為名所提出的和談五原則

- (一)美國必須完全停止轟炸寮國全部領土，撤退所有美泰軍事人員及一切配備設施與軍事活動；

- (二)實行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嚴守中立，不與任何外國締結軍事同盟；

- (三)寮王須受尊重，舉行大選，成立新議會及聯合政府；

- (四)在大選前的過渡期間，由各政黨成立政治協商會議，及設立臨時聯合政府以主持大選，在此協商期間，雙方均不得以武力攻擊對方所

從寮國和談瞻望越局

佔領的防區；

- (五)寮國統一，須由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不受外國干預(註一)。

接着寮共首腦蘇發努馮派遣專使到達永珍，正式送達其致溥瑪總理的止戰談和函件，除重申此五原則外，並申明必須先使美軍停止轟炸才能換取停火談和。由於溥瑪覆函所提出的反要求為必須北越部隊先從寮境全部撤退，然後才能制止美軍不再轟炸全寮，遂使和談變成了雙方的冷戰。這是寮國和談的序曲。

## 二 二次和談的幕後壓力與破裂

同年三月下旬，高棉於罷黜施亞努的同時，與北越及越共軍化友為敵，接着美越聯軍入高協防，迫使原以高棉為基地的共軍不得不大量退入寮南，匯合寮共武裝從阿督坡再攻陷寮南另一戰略要地沙拉灣，使寮南整個斧柄地帶均在共軍手中。很顯然，北越及越共部隊在企圖將失之於高棉的從寮南求取抵補。如由磅遜港至高越邊境——湄公河三角洲的施亞努小徑被切斷，則將以擴大胡志明小徑加強運輸；原從高棉農村所徵的軍糧，亦將求之於寮南農村以為填補，所以在寮南儘力擴大其佔領區以作為越南戰場的大後方。

此一期間，永珍部隊既已取得美援新武器裝備而迅速使戰力加強，且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泰國訓練的國際志願軍，亦已可入寮參戰，原擬反攻寮南，與美越高棉聯軍對共軍展開夾擊。但六月廿六日，寮共首腦蘇發努馮再度親函溥瑪總理，重彈和平舊調——要求以和談結束戰爭。經過永珍閱議決定：覆函應允在無條件下舉行和談，寮共亦迅即遣派全權代表蘇旺沙抵達永珍，於面謁溥瑪總理後並晉見寮王。至八月十六日，雙方已決定了和談程序及以康開——寮共總部所在地為和會地點。當時永珍一般人對和談多表示樂觀，理由是：

- (一)寮共先派全權代表至永珍移樽就教；

- (二)不堅持美軍先停炸胡志明小徑方開始和談；

- (三)對永珍無須經過雙方高層會議程序而逕開各黨派會議的反建議，及以康開為和談地點，均表示可以接受(註二)。

誰知河內指使寮共主動要求重開和談，並不惜多方遷就永珍而放棄美軍停炸的先決條件，乃是另有陰謀。由於此一期間，華府為了補救國會嚴禁美

國地面部隊入寮參戰的缺憾，除在泰國為寮國訓練國際志願軍而外；並醞釀組成泰、高、越、寮四國軍盟，俾三國部隊均可入寮協防，在美軍空中及後勤支援下，掃蕩共軍在寮國的補給線與基地（註三）。雖死守日內瓦協定的溥瑪總理堅持寮國不得參加軍盟，但永珍右派已準備推翻其內閣，由寮共提出和談，正可鞏固溥瑪的地位，作為其促使四國軍盟胎死腹中的工具。

其次是由於蘇俄不願河內及其附庸在此一期間，完全偏向北平而無視於莫斯科的態度。在春季攻勢中，既不惜使用俄援武器與重大傷亡，攻佔中共新築的滇寮公路與十九號公路腳接點的猛綏，使由雲南的支援補給，可以經由此一公路線轉接胡志明小徑，直達高越戰場，無須經過河內協調中心即可對印支各國共黨直接補給；加上印支四方面高層會議在華南舉行，由周恩來親蒞指導致詞，並成立「印支民族解放陣線」，顯然此一由中共一手導演的會議所成立的組織，完全聽命於北平的指揮，已將蘇俄擠於門外，這都是克宮所無法容忍的。

當時蘇俄對河內所施的壓力：一方面是秘密通知北越不再增加軍援，並要求河內迅速從寮北撤出其部隊三萬人，以便與永珍認真和談，重組三派聯合政府（註四）；另一方面使一向以缺席癱瘓國際監督寮國停火三國委員會的波蘭代表，突然過返永珍任所，與印度、加拿大代表共同行使職權（註五），這表示北越如不撤退其在寮北的三萬部隊，並與永珍認真和談，則監督委員會即將判定其侵略——破壞日內瓦協定。這都是迫使河內不敢不由寮共向永珍表示和談誠意的原因。再就此一期間永珍部隊在鑾巴拉邦及隆政外圍展開掃蕩行動，不斷收復據點多處，發現防守的共軍實力空虛，表示北越部隊已經大部份撤退（註六），更可窺見河內已向蘇俄壓力低頭，也是寮共認真和談的佐證。

至於一向反對溥瑪與寮共和談的永珍右派——尤其是軍人方面，確認共黨的和平條件等於是為河內招降，其和談祇不過是緩兵之計，以致有推翻溥瑪內閣而訂結四國軍盟的計劃，但在一切均已準備就緒的時候，突然同意溥瑪內閣接受寮共的和談要求，一般都認為這是出於美方的壓力所使然。而促成華府改變其先前支持右派改組內閣的原因，又是由於蘇俄迫使北越在寮撤軍和談的行動，事前已得到了華府的默許（註七）。

### 三 俄毛北越對寮國的不同要求

一九七〇年雨季的寮國和談樂觀氣氛，已隨雨季的過去而同時消逝。寮共雖不堅持須經雙方高層會議程序而逕開各黨派會議，但對參加的黨派與名額，幾乎以其同路人佔絕大多數，接着對開會地區的停炸範圍，堅持擴展到包括胡志明小徑附近的重要據點，其處處橫生枝節，逐漸拖過了對共軍不利作戰的雨季，立即再在寮南發動進攻，使寮南另一重鎮——百細外圍的要地百桑亦被攻陷，以致寮國糧產最豐富的南部波羅溫高原地區都在其控制之中，這才發現原駐瓦瓶平原的北越部隊，正於進行和談期間，已從容進入了寮南。

這對蘇俄而言：河內確已接受其撤出寮北部隊，放棄了滇寮公路與十九號公路的腳接點，使中共不能由雲南直接補給高越戰場的要求；但對永珍而言：則是得不償失，徒然放棄訂結四國軍盟，以聯合行動驅逐北越侵入寮境部隊的時機。其擴大後的寮南基地與補給線，使越南戰場所受的影響更難以估計。華府、西貢、永珍在痛定思痛之餘，遂策定了美越聯軍於一九六一年四月進軍寮南的計劃。這項行動，我們有理由認定事先得了溥瑪的同意，這從他在寮南戰役發動時所發表的抗議聲明中，對外軍侵入寮境的譴責，歸罪於河內的較西貢尤多即可概見。

以掃蕩共軍寮南基地並切斷胡志明小徑補給線為目標的寮南戰役，對越南雖未竟全功，但對車邦附近共軍倉庫及道路的破壞，至少遲滯了敵人的運補時間及減低了若干戰力，最重要的，是顯示出越化政策下所裝備訓練的越南新軍，已可獨力担負起地面作戰的任務。不過對永珍而言，却是擴大了共軍的禍害。諸如共軍先期在車邦地區的撤退，使那曲、素旺那曲附近地區都被這批撤退的共軍所侵據。至河內在戰役緊張時，再增調重兵進入寮南接戰，其軍糧都取給於寮南，這便更使一向反對盟軍入寮作戰的溥瑪總理與右派的爭論更振振有詞，也是他始終不忘與寮共談判停火以實現和平夢想的原因。

溥瑪一直認為北越軍侵入寮國的目標，在為越南作戰而假道，所以他曾經企圖以胡志明小徑經過寮國的地區劃歸寮共——亦即讓給北越使用，以交換北越部隊撤出寮國其他地區，迫使寮共不敢不遵從日內瓦停火協定而回到

永珍聯合政府。由於這正是莫斯科一九六二年不惜與華府聯合迫使河內結束寮戰的目標，所以在一九七〇年以前的一段時期，蘇俄駐寮大使米寧不斷奔走於永珍、河內、康開之間，便是爲了實現溥瑪的此項企圖。

至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離開任所四年的北越駐寮大使黎文淵突然飛回永珍，於晉謁寮王並與溥瑪總理一再密商後，便在永珍招待記者，聲稱美軍如在寮境停止轟炸，北越入寮部隊亦隨即撤離，寮共即可回到聯合政府；惟以溥瑪總理要求先撤軍，後停炸，故不得不飛返河內請示（註八）。接着蘇俄外交部亞洲局長卡必斯，英國亞太區助理外長華納，美國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先後訪寮，與溥瑪舉行會議並謁見寮王，溥瑪亦接踵由法國轉赴英倫，聲稱此行任務，在要求與蘇俄同爲日內瓦會議主席的英國，出面解決寮國問題。美軍在寮國的轟炸，除胡志明小徑外，其餘地區均已停止，這顯然是對停炸與撤軍的先後問題，美寮雙方已作讓步，先行停炸胡志明小徑以外地區（註九）。

然而北越所採取的行動不是從寮國撤退，而是使用蘇俄用以換取其寮國撤軍的新武器——坦克與火箭向寮國瓦瓶平原進軍，一舉攻下了猛綏。到是年十月間才大舉撤出寮北。由於此一期間，中共興築的滇寮公路已展至猛綏附近，其攻下猛綏，在滿足北平的要求；大舉撤退，又是爲了符合莫斯科的願望。到永珍部隊於北越軍撤退後又將猛綏及瓦瓶平原收復，所以一九七〇年春季，北越軍又捲土重來，重佔舊地，並在寮南侵佔斧柄地區，這說明北越在寮國所要求的，不僅是胡志明小徑，須將猛綏沿十九號公路以北，加上寮南菠羅溫高原都劃歸寮共——亦即爲它所有。

#### 四 此次和談可能出於美俄高峯會議的協調

在永珍維持三派聯合政府，這是蘇聯反對東南亞共黨趨附中共武鬥路線，強調經過聯合階段過渡到「解放」的要求；以寮國爲戰爭輸出港口，將滇寮公路一面脚接猛綏的十九號公路轉經胡志明小徑，支援補給高共、越共及泰東北共黨武鬥，一面南伸至與泰北一水相隔的北屏以支援泰北苗共叛亂，又是中共對河內的要求。蘇俄既不能容許中共以寮國爲直接輸出戰爭的港口，中共更不會應允寮共參加聯合政府以作爲蘇俄聯合過渡政策的示範，所以

從寮國和談瞻望越局

寮國的停火和談，連熱中於此一方式以求得和平的溥瑪，也認爲希望渺茫，指出除非是越南問題得到了解決時寮國方可達成和平願望。

今年一月——北越在越南戰場發動大攻勢前的三個月，先在寮國發動了空前凌厲的攻勢，所動員的兵力既較已往多出數倍，使用的武器如重型坦克及一三〇糧大砲等都爲過去所無，除重佔瓦瓶平原及寮南的戰略要地而外，並不惜重大傷亡企圖攻佔寮國王牌部隊苗將汪寶將軍總部及國際志願軍總部所在地的隆政。在其外圍制高點的摩天嶺爭奪戰役中，經過三得三失，於慘重傷亡之後，這才知難而退。很顯然，河內這次發動的寮戰，是對越南戰場四月攻勢作戰計劃中的前哨戰。認爲攻下了隆政，擊潰汪寶所屬的種種兵團與國際志願軍，永珍便唯有接受寮共兩年前的和談五原則，以美軍停炸全寮交換停火和談，然後以其在寮國的佔領區爲補給線與對越南作戰的大後方，亦即沒有空襲顧慮的庇護所，高棉自亦不得不依照寮國的方式進行和談，使越南在其三面包圍之中，西貢自無法固守。

誰能料到隆政久攻不下，永珍政府根本不理寮共的和談要求，以致河內不得不修改作戰計劃，祇得直接由非軍事區廣治承天先行發動攻擊。一般人多不了解武元甲早就聲言誰能掌握中部高原，便可控制越南戰場全局，何以此次攻勢不以崑崙百里居一線爲主？以致對中部高原戰略要地久攻不下，未能將越南切爲兩半？其實情非得已，乃由於在對寮國的前哨戰未能迫使永珍以停炸交換和談所使然。可見寮國和戰關鍵對越南戰場影響的重大。

今年六月，正當寮國進入雨季期間，依照往常的慣例，正是永珍部隊展開反攻收復失地的時機，何況北越既已傾其全部兵力在越南戰場殺得難解難分，美國對北越的轟炸與封鎖又使河內戰力銳減，加上永珍部隊在春季戰役中得到了美援的新武器裝備，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寮國在泰境所招訓的國際軍已增加到廿五營，更須乘時乘勢進行雨季的反攻，然而寮國戰場是一片沉寂。在六月間，永珍盛傳溥瑪總理正在主動地向寮共祕密接洽和談，所以右派亦積極發動倒閣。

寮國本屆國會議員共爲六十席，右派擁有卅五席的大多數，所以無須採軍事的手段即可迫使溥瑪下台。照理，溥瑪祇有澄清他與寮共和談的謠傳，才可獲得國會右派的擁戴。但他正在國會已通過促使內閣總辭案以後，反而在七月三日宣佈他確已函知寮共領袖恢復和談，並表示他不會向國會的壓力

低頭，更無意辭卸國務總理的職務（註十）。國會對他既無可奈何，且通過了內閣所提的重開談判案，右翼軍人亦並未反對。

何以致此？由時間上看：這正是尼克森訪問莫斯科之後，顯然是美俄高峯會議，雙方已同意對寮國問題，仍以談判解決，並分別使用影響力以促成寮國敵對雙方認真和談。從溥瑪拒絕辭職的態度與語氣，和右派由堅決反對和談而突然急轉直下的表決同意，又顯然是華府在幕後所給予的影響力量所致。可見此次寮國所進行的和談，是出於美俄雙方在幕後的聯合導演。

## 五 北平已默許寮共進行和談

當然，寮國的和戰關鍵，並非美俄所能決定，河內和北平的關係尤為重要。站在北越的立場：在此越南戰場正須傾全力以赴的時候，如果寮國政府軍乘其不利作戰的雨季展開攻勢，這種腹背受敵的情形，唯有指使寮共發動和談才能避免，永珍政府既已適時主動提出，河內正求之不得，無論條件如何？它都樂於藉此而阻止寮國的軍事的行動，何況永珍一開始，便應允以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寮共所提出的和談五原則為基礎。

北平一向是反對永珍聯合政府的，由於這是蘇俄反對它武裝暴力路線，強調經過和平聯合階段以達到最「解放」的示範。但它因此促成了美俄的合作，以致印支戰火升高，造成它與美國對立，讓蘇俄於中取利，而它所背的支援印支共黨作戰包袱已不勝負荷，所以不得不轉過頭來拉攏美國結束印支戰爭。寮國能以談判達成和平，祇須仍可作它向中南半島各國輸出戰爭的港口，自亦不會反對。這從六月下旬，永珍方面透露北平與永珍定於最近互換大使即可概見（註十一）。

依照目前寮國的軍事態勢：在寮國沿滇寮公路的地帶——東至猛梭，沿十九號公路的瓦瓶平原；南到北屏，都在寮共軍佔領之中。寮共是分由河內與北平雙方羽翼而成的，統治豐沙里的寮國親共中立派領袖波發（Khammouane Boupha）將軍，完全聽命於北平，其武裝部隊，也是由中共一手訓練裝備而成的。由於滇寮公路的興築，中共已沿途派駐有護路部隊，使他的統治範圍隨着這條路而延伸。如果寮國此次和談是依照一九六二年的停火先例——各派武裝在其佔領區內就地停火，寮共在聯合政府成立的初期雖已參加了永珍的聯合內閣，但實際仍是永珍政令所不及的化外之區，以致永珍軍方

人士向美國記者表示：他們對豐沙里情況的了解，並不比美國對月球上的情況知悉的更多（註十二）。

因此，寮國和談縱使成功，敵對雙方就地停火而進至重組聯合政府，中共所羽翼的豐沙里寮共集團，所佔領的沿着滇寮公路延伸的地帶，等於是它從雲南擴展到寮北的疆域已經得到了合法化，再加上它與永珍由外交關係的增進，從而給予貿易利益的鉤餌，即可使滇寮公路與十九號公路及寮國的公路網聯運，可以使其交通由雲南經寮境而通達到高棉、越南、泰國，且對北越形成了包圍態勢。這便是中共並不反對這次寮共和談，且急於與永珍交換大使的原因。

## 六 以寮國作越南的示範

溥瑪總理主動提出的和談要求，寮共方面的反應如何？七月十六日，寮共已派遣馮沙克親王為和平大使，攜着寮共首腦蘇發努馮的親函抵達永珍，並發表聲明：「此來是奉命與溥瑪親王恢復和談……以使寮國實現和平統一」（註十三）。馮沙克本人是永珍聯合政府代表寮共的交通部長，雖於一九六四年隨寮共退出了聯合政府，但其部長名義始終保留。寮共派他到永珍為和談特使，實屬意味深長。他與溥瑪經過不斷密談，對寮共方面的和談方案雖迄未透露，但從雙方的親切態度上，已表示彼此間並非話不投機。至七月廿五日，永珍政府正式經由閣議通過了接納寮共所提的和平談判計劃，溥瑪亦立即作成覆函交由馮沙克帶回，並於他起程的前一天，邀請共進午餐，這是溥瑪對寮共使者從來沒有過的殊遇。

溥瑪覆函的內容，據七月廿七日法新社駐永珍記者透露，其要點為：

（一）同意以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寮共所提的和談五原則，作為此次談判的基礎；

（二）建議將軍事與政治問題分開處理，但對政治解決，並未提出本五原則進一步的具體方案；

（三）建議談判的舉行，應以宣佈全面停火為先決條件，並由擴大後的國際監督委員會監督停火；

（四）原由加拿大、印度、波蘭等三國代表所組成的寮國停火監督委員會，須改組為一特別機構，在已有的成員外，再加入法國與緬甸兩國

代表（註十四）。

此項和談計劃內容值得我們注意的：首先是有提及美軍停炸與北越撤軍的先決問題，逕自指出了以全面停火為重開談判的前題。而在馮沙克抵達永珍以後，寮共電台亦即沒有指摘過美軍轟炸，一般都認為北越自直接越過非軍事區進攻越南以來，胡志明小徑的運補作用即隨之減低，值此大雨季，本來不宜於行車的泥濘山徑，更減少了利用價值，樂得藉停止使用以換取美軍的停炸而便於寮國和談，可見停炸與停止使用胡志明小徑問題，已先在幕後得到協調，所以寮國敵對雙方均不必再提。

其次是將軍事與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建議，這和此次巴黎和談重開前季辛吉所擬定的結束越戰步驟完全一致，亦即華府與北越討論停炸停火、北越釋放美俘、美國解除封鎖，然後雙方在越南定期撤軍，對越南內部的政治問題，由西貢政府與越共及各中立黨派人士直接商定。由永珍政府的建議，顯示季氏的此項步驟，將先從寮國作示範性的實施。因此，寮國和談計劃的內容，亦可能是越南和談的範本。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由寮共所提出的和談五原則，與越共的七點計劃，實在沒有多大出入。在基本上，都是要推翻永珍與西貢政府，另成立以共黨及其同路人為主的臨時過渡政府以主持大選，再經過選舉的形式產生名為聯合，實即由共黨所操持的政府與國會。如情勢不能容許，則可根據五原則第四項末尾的規定，「在協商期間，雙方均不得以武力攻擊對方所佔的防區」，它可以在此特區為所欲為，成為叛亂庇護所，使政府莫可奈何。

以往，一般認為北越發動四月攻勢既未能達成打垮西貢政府的首要目標，便祇有不得已而求其次，俾為越共佔地開府，再經和談而劃地分治，這可能是華府和西貢所能讓步的。然而就它所攻佔的城鎮遍及北、中、南部，實在無法聯成一氣，將來又何以統治？這一問題，從寮國的和談方案即可得到解答——可以在成立聯合政府時仍為割據的局面。所以其佔領地區分散得愈廣而愈有利。

## 七 結論

寮國和談，應允以寮共的和談五原則為談判基礎，固然對越共堅持其七點計劃發生鼓勵作用，永珍政府沉醉於和談而坐失有利的雨季反攻機會，使

從寮國和談瞻望越局

以寮南為後方的北越部隊無後顧之憂而進攻高越邊區，這對越高戰場的影響更大。當曼谷報紙報導永珍與寮共已達成停火協議，溥瑪當即矢口否認時，越南外長陳文琳於八月十九日抵達永珍，經三天的接觸，溥瑪於廿一日歡宴他時，曾經指出：「希望越南與寮國雙方擴大合作……以便根據國土完整及和睦的要求而建立永久與平等的和平。」（註十五）

陳氏赴寮，正在季辛吉訪問西貢後的第二天，至其離開永珍的第三天，永珍部隊即打破了數月來寮國戰場的沉寂，分別在瓦瓶平原的隆政外圍與寮南展開攻勢，美國空軍亦協同運輸部隊和進行空中助戰（註十六）。這又顯示美俄幕後所協調的寮國和談範本，在巴黎秘密和談中，仍被河內與越共認為不能適用於越南。

不過從永珍先所應允的和談方案內容，已可推知華府在巴黎秘密和談的腹案。所以未來的越局，充其量不過是如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結束後的寮國聯合政府初期情形。

註：(一)(二)「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本刊，九卷，十二期，一九七〇，九，十，拙著。註：(三)法新社莫斯科電，一九七〇，七，廿四，引述蘇俄真理報評論。註：(四)美聯社西貢電，引述外交人士所透露，一九七〇，八，八。註：(五)合眾社倫敦電，一九七〇，七，廿三，據寮國停火監委會給予日內瓦會議共同主席之一的英國通知。註：(六)美聯社永珍電，一九七〇，八，四。註：(七)泛亞社曼谷電，一九六九，五，十九。註：(八)「論寮國的戰局與政局」，一九六九，十一，十，拙著，本刊，九卷，二期。註：(九)「星島日報」，本年，七，四，及「南洋商報」，本年，七，廿一。註：(十)「南洋商報」，本年，六，廿三。註：(十一)一九六九，六，十九，華府星報，六，廿七，紐約每日專欄報，六，廿，英倫泰晤士報，六，卅，紐約時報，分由 Tammy Arbuckle, Paul Soott, Peter Haziorst, Sydney H. Solanberg 所撰「中共在寮國策路」一文。註：(十二)合眾社永珍電，本年，七，十六。註：(十三)南洋商報，本年，七，廿八。註：(十四)星島日報，本年，八，廿二。註：(十五)中央日報，本年，八，廿四。